

两年余前,经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李华敏的催促,我开始写回忆录,因为回忆录可以随兴所致而写,不如“自传”受年代时日的束缚。如此,经李总编同意,我以“八八回忆”为题,一共写了21篇,逐期在百花出版的《散文月刊》发表。这些回忆后来又被李总编收入不久前出版的《鼎山回忆录:忆旧与琐记》中。我只写了21篇而中断,乃是因为去年5月发生中风。那时我突然发现记忆力退化,不但不能探思作文,而且写中文有白字,写英文拼写出错。近几个月来我虽仍在写作发表,目的是在应医生之嘱,尽力锻炼脑筋,以免脑袋分化。我揣揣于怀,不敢忘却续写回忆录,搜索了脑袋中储藏,一时想起1970年代组约三份中文报纸的文艺副刊编辑,都是女性,都在她们版面上替我开了一块地盘。我那时在三份报纸上同时发表,三位编辑都成为我的好友,今日遗憾的是:《中报》(已停刊)“东西风”编辑曹又方已在台湾逝世;《北美日报》(已停刊)副刊的李蓝突然不知去向,未跟我有联系,我希望在这里她可以听到我的呼声。《华侨日报》(今日《侨报》的前身)副刊的王渝至今仍在到处发表文章,是位经常与我联系的好友,她爱喝咖啡,交口称赞我的老婆蓓琪所制的瑞典浓咖啡。

从“三位女编辑”想起

(美)董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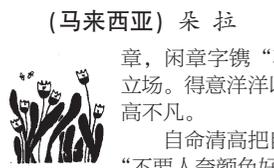
在那个时代,我受三位女编辑的青睐,好不乐意。在她们版面上发表的东西,都曾收入已出版的我的各种文集中。可我特别要提及的是故友曹又方,她回台湾后,于1988年替我出版了一部文集,名《西窗拾忆:闲语欧美文坛》,内中包括了我所喜爱的论“后现代史小说”,“南方作家”,“犹太作家”,“黑人作家”等等各方面内容。她说出版此书的原意是在唤起台湾大、中学生阅读西方文学的兴趣。后来她告我此书销路不高。我们两人都说很遗憾。在她去世之前,我因参与翻译陈立夫传记(经唐德刚介绍)赴台湾拜访陈立夫,前往她的圆神书局办公室探视她,她宛然是个老板娘气派,下属成群,都是青年妇女,又方轻声对我戏说:“她们都怕我”。我听了觉得好笑,其实她是一位慷慨大方的女士,在她患癌症逝世之前,她特地飞来纽约与朋友告别,我去旅馆看她,不禁黯然。人生不过如此,我自己也时间不长了。我经常在思念她。我后期的写作生涯,几乎都沾了女编辑的光。例如《侨报》编辑、文心社的编辑施雨,都是我的好友。我也不能忘记多年前为香港《大公报》副刊“大公园”长期供

稿时的编辑孙嘉萍。此外,香港《明报月刊》的陈芳女士,每年10月初必不忘提醒我替她的刊物评介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美国的反应。还有,经常采用我文的上海《新民晚报》副刊“夜光杯”编辑殷健灵,也是女性。此外,我必得提及最近替我出了两本文集《鼎山回忆录》与《鼎山自选集:书影与肖像》,为我纪念90岁生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李华敏。我近年的写作完全是因为受了她的催促鼓舞。她当年经冰凌介绍替我出文集。我寄去了大批已发表的剪报,任她选择,她回信说,全部都要,结果便是于2001年出版的长达600余页的《纽约客书林漫步》。某年(时日忘了,请恕)我去北京,她来旅馆见我,带了我中央电视台接受访问,替新书作宣传,我在北京那几天是最难忘的时日。后来李华敏因公事出差,曾来纽约看我,与她一起来我家的还有施雨夫妇。最后,我不能忘记频频替我出书的女作家五月,去年某月,她来我家访我,说她已与商务印书馆一位编辑谈妥,要替我出本文集,我告诉她,我已届老年,体力力尽,不能搜集旧稿。她自告奋勇花了许多时日,在网络上寻找我的旧稿,果然集成了一本《纽约客随感录》。现在进入新年,我正在急切等待那本集子样本的到达,让我在这里道声“恭贺新禧”!

学画时已不年轻,一颗心却还在追求不俗。见人用绚烂艳绿画花,成就一幅姹紫嫣红画面,就觉画家媚了俗,自己则毫无转弯余地,绝对不依循遵守。脱俗是黑白,尽管古人说墨分五色,真正绘画时,倘若懂得用笔,把浓淡轻重深浅干润薄厚焦湿控制得当,单是水和墨便可调出比五色还更多的层次。自以为站在高处,流连在水和墨里忘记返回人世。不随俗,看人落俗不以为然,叫朋友刻了个印章,闲章字隽“不悦俗”,表露自己的鲜明立场。得意洋洋以为这样就是与众不同,清高不凡。自命清高把自己看得太出世,很长时间“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经过岁月风霜的洗刷,捆绑自己的心数十年的绳子终于被挣脱,在新年的图画里,画出了人们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并非毫无生活苦难体验的我所能明白。放下以后,在世俗生活中,从此从俗,不要媚俗。春暖花开的季节,祝大家年年有余,花开见喜。

年年有余,花开见喜

(马来西亚)朵拉



说实话,这“狗头虎”究竟为何物,我曾遍查各类动物词典,至今未能找到答案。可是它与它的故事,却是如此真实如此刻骨铭心地刻录在我的少年记忆中,六十年无法淡忘。故而我一定要将它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狗头虎

说实在的,这“狗头虎”究竟为何物,我曾遍查各类动物词典,至今未能找到答案。可是它与它的故事,却是如此真实如此刻骨铭心地刻录在我的少年记忆中,六十年无法淡忘。故而我一定要将它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夜这狗头虎成群结队而来。第一只用头对准棺材直撞过去,没有撞开,昏倒在地;第二只紧随其后,效法如前,照样被撞昏了过去;继之第三第四只毫不犹豫,前仆后继……眼看第一只苏醒过来,又去继续排在同伴们的后面。如此往复循环,直至棺材终于粉身碎骨。这样的疯狂行动屡屡演出,以致学校刚搬来的最初日子里,校门也被这些不要命的家伙撞坏过几回。聪明的师生们后来想了个办法,在校门上反钉一连串长钉子,尖头一端朝外。果不其然,第二天早晨开门一看,门口横七竖八地躺着一群不要命的狗头虎。

因此,同学们最怕半夜起来小解,若不得已,非得叫醒同室同学,并且点上灯笼,敲起锣鼓,采取集体行动。因为从宿舍到茅坑尚有一段路,只要抬头,就能看

调品味。没有低俗趣味的杂质,没有个人名利的杂念,这就保证了她艺术的纯净和纯真。有一位戏曲艺术家说:“规范化是科学性的体现,科学性是规范化的内涵。”在朱慧珍的演唱里,也证明了这一至理名言。朱慧珍正是遵循着规范性的道路,达到了发声润腔的科学性。使她的演唱甜美丰润,字正腔圆,得到了完美的发挥。艺如其人,朱慧珍纯正的艺术,实是其真正真诚的为人的体现。她的正气真挚的艺术展示的正是其笃实优良的人格素养和道德品质。她热爱党爱国,仁而爱人,热心公益的许多先进事迹,如带头购买国债,不留姓名捐款给邢台地震灾区,领养孤儿等等,是早为人称道的。正是她的高洁人品锻造了她高尚的艺术品格和境界。

朱慧珍早年早逝,去世至今已四十多年,但听众对她艺术的称赞和热爱,至今不衰。朱慧珍艺术的风格特征不很突出,但正由于她具备的坚实功底,虽不以张扬个性风格为特征,却能赢得广大听众的喜爱。朱慧珍出生于苏滩艺人之家,天赋嗓音清亮。她学唱评弹没有正式拜师,完全靠勤奋自学。她从电台广播中,私淑蒋如庭、朱介生,以正宗的“俞调”打下了弹唱的扎实功底,后又从周云端学琵琶。从在电台播唱开篇开始,进而成为专业演员。她学艺诚笃,恪循正道。新中国成立时,她年龄三十不到,很快接受了先进思想,热忱追求进步,尤其在参加了上海人民评弹团后,艺术上有了飞跃。她演唱的《刘胡兰就义》,和蒋月泉合演的《庵堂认母》《白蛇传·端阳》,和张鉴庭合演的《寿堂唱曲》,和江文兰合演的《党员登记表》,开篇《宫怨》《思凡》《姑苏风光》等都已成为评弹经典性的精品。工致是我们民族艺术的高境界。评弹艺术

大家蒋月泉称赞朱慧珍的艺术特点为“正、纯、真”。朱慧珍以其正、纯、真达到了其工致的艺术高境界。前辈艺人在其艺术发展中,形成了其技法规范。规范里体现了艺术的规律性,也蕴含着

工致纯真的朱慧珍

吴宗锡

年三十的中午,我急匆匆回家路过虹桥花鸟市场,进去想买点鲜花过年。没想到年三十的花鸟市场还人山人海川流不息。在停车场不到的一个拐弯口,一辆宝马车在死命地按喇叭,看到是因为一位年纪该有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佝偻着瘦小身子在整理被卡住轮胎的小拖车,这挡住了宝马车的去路。等我车停好车,回来还看到那位老太太仍然在整理她的小拖车,宝马车已经离去,老太太或许已经挪动了位置,小拖车上有几只装满鲜花的马甲袋。有玫瑰,有康乃馨,还有紫罗兰、昌兰、小百合、郁金香等等,品种不少,每一种都不多。老太太正六神无主地在重新整理车上的鲜花袋袋。

我走过去想帮一把老太太,老太太用疑惑的眼光问我:想干吗?我说:阿婆,需要我帮忙吗?阿婆微笑着来说:没关系,我能行,谢谢!

今儿是年三十,七八十岁的阿婆应该在家守岁的,可是,这位阿婆却在鲜花批发市场为自己过年的生意批发鲜花。一股莫名的酸楚袭上心来,不由得泪水含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说:“阿婆,你这鲜花别拖回去了,全卖给我吧,我正好来买鲜花。”阿婆愣住了,那眼神复杂的眼睛看了我良久,然后说:“你说多少钱?”我说:“你说吧,多少钱?”阿婆又思量了很长时间,又似乎有些不情愿,她先是嘟囔着说:“那就不了,我过年总归要做生意的。”然后又说:“我批发的鲜花,不一定合你的意,你看吧。”

我看着她雪白的头发在风中飞扬着,皱纹满面的脸庞冻得红红的,心里就想着:这是谁家的妈妈呢?这么年老的母亲还在寒风中操持卖鲜花的生意?我问老太太:“你批发这鲜花一共多少钱?”阿婆很直接地告诉我:“我只有一百块钱,老板就给我配了这些鲜花。”我明白了,我递给阿婆两百块钱说:“你把这钱拿上吧,鲜花给我了,你快点回家过年吧!”阿婆先是有些发怵,而后是十分感激,我拿了鲜花放到车上去,回转身再去看我要买的鲜花。

这里的鲜花市场很大,市场内人头攒动,各式各样的鲜花看得人眼花缭乱,我总觉得心不在焉,漫无目的地逛着花市。发财树、摇钱树、金玉满堂、招财进宝等五花八门的树名和花名。

我看中了一盆叫“超群飞鸟”的蝴蝶兰,价格800元,花是很惹人心爱的,蝴蝶兰更让人喜欢,可是这价格有些让人咋舌。如果不是刚才碰到那位卖花老太太,我或许会咬牙买下这盆我喜欢的蝴蝶兰,可是,这会儿,我心中总是叠现出那位卖花老太太佝偻的身影。

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花铺,那么多名贵的、馨香的、缤纷的鲜花似乎都无法打动我购买的欲望。正当就要离开花市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她,是刚才那位老太太。她正在一个花铺前与摊主讨价还价,她还在批发鲜花。我走过那个花铺的时候,故意侧身闪过,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到我,可是我就是不忍心再看到卖花阿婆的身影。

到围墙外一盏盏绿莹莹的灯火,这就是成群结队如饥似渴的狗头虎的眼睛啊!

世纪之初,黄岩中学举行百年校庆活动的第二天,为满足部分老校友的要求,学校领导特别安排了一次走访灵石中学的活动。我尽管没有这一段直接经历,因为

欢迎会在四面环山的大操场上举行。高悬的欢迎横幅下校长致以热烈的欢迎词后,德高望重的老学长一个接一个被请上台发言。十年栽树,百年树人,光这次同行的老学长中科院院士就有三位,一个个抚今忆昔,沧海桑田,感慨良多,面对莘莘学子,更是语重心长。记住这个狗头虎故事,发扬这种坚忍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还有什么艰难险阻能够挡住你前进的脚步呢!

我眼前,居然口若悬河,讲得一个个同学昂起头睁圆了眼。

我说,生在山乡村野的小学弟小学妹们,你们知道自己身上有什么优点或优势吗?别羡慕那些大城市的孩子见多识广,脑子灵活,你们身上有的就是狗头虎的精神啊!永无止境话匣子一经打开,自难刹

车,不知不觉日上中天,已近中午。这时,主持人突然叫到我的名字,轮到忝列一旁的



大年三十的鲜花

叶航